

求是堂文集

求是堂文集卷二

涇 胡承琪

與朱蘭坡書

蘭坡足下前偶言及史記夏本紀雲夢土爲治索隱引韋昭有雲土今爲縣屬江夏語歸檢隋唐二志皆載有韋昭漢書音義七卷索隱于秦本紀以前所引韋昭注止二處一三江則國語注也一卽此文韋昭不注史記國語注又無之其爲漢書地理志音義無疑毛詩不攷不求音義云攷韋昭音洎此卽漢書音義非別有詩音蕭該音義漢書匡衡傳引韋昭音攷爲洎則以雲夢土爲雲土夢者乃漢

書而非史記是又增一疑竇矣但章注國語仍以雲夢連言而水經注又引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則仍與班固鄭康成應劭高誘諸人同且今本索隱引韋語於屬江夏下又有南郡華容四字更不可解則所引恐未可爲據也但夢土二字之倒水經注已然知唐以前已有二本自太宗詔改尚書疑當時并史記改之耳總之雲夢古只一澤其兼苞勢廣跨江南北則有之至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則斷不可信班志於南郡編江夏西陵下皆注云有雲夢宮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郡國縣道下所注若鐵官鹽官家馬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之類皆微末下吏云云此誤以宮爲官而獨於華容下則云雲夢澤在南故鄭注周禮職不可從

方本之考職方於九州川浸多兼稱二水惟藪澤則皆專舉一地禹貢此句雖鄭注已佚其必不以雲夢爲二澤可知王西莊謂夢溪筆談所云太宗時得古本改爲雲土夢作父者卽馬鄭本抑何誕也又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胡朏明辨之已悉而王西莊謂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此則謬誤已極班志於江陵下云故楚郢都於郢下云楚別邑水經注江水逕江陵城南故楚也又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築也地理志楚別邑故郢矣此其在江北可不必辨且左傳明云涉睢而後濟江睢在江南乎在江北

乎可謂眯目而道黑白矣杜注於雲中云江南之夢此語最有分曉若宣四年傳棄諸夢中注以爲江南安陸縣蓋邛在江北故也而又于昭三年傳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明白如是王氏於棄諸夢中乃又指爲江夏以一姦生初產之子而使人打漿渡江棄於數百里外之藪澤則不待於菟之穀而已索於枯魚之肆矣有是理哉附質之以博一笑

復馬元伯同年書

承示大箸毛詩解誼各條服膺無已謹就鄙見所及略爲
申說爲足下土壤細流之助辰牡條云辰當爲麋麋牡與
騷牡句法相似承琪案襄四年左傳思其麋牡亦以麋爲
牝鹿與牡對言是古人確有此句法也豳風烝在桑野烝
在栗薪句法一類毛傳一訓爲眞一訓爲眾未免兩岐故
鄭君皆釋爲久然案之經文仍不如尊說訓烝爲乃之確
古書訓詁有必以委曲通借而得之者爾雅孔魄哉延虛
無之言閒也閒猶閒隙謂閒廁言辭之中猶今人云語助
爾雅此句皆語助辭魄卽薄字

大元注旁薄猶彭魄李善
注文選以旁魄爲旁礴

卽誕字之省

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既誕作既延古今人表報王延史記索隱作誕

爾雅有誕

毛詩芣苢薄言采之傳云薄辭也鄭箋於詩云薄言者多以薄爲語辭惟時邁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而後漢書李固傳薄言震之注引韓詩章句云薄辭也是詩凡言薄者皆得爲語助辭爾雅之魄卽釋詩之薄也延疑卽誕字之省

大也一訓毛傳於詩誕字多訓爲大卽如生民誕彌厥月以爲大矣后稷之生之易可也其下誕寘之隘巷等皆訓爲大如正義述傳言可美大矣棄此 after 稷云云語殊不順至實覃實訐厥聲載路毛傳旣以訐路竝訓爲大正義又有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云云何大字之過多

也竊意誕爲語辭爾雅之延卽釋詩之誕耳或曰爾雅以孔曉爲閒卽云語助當在句中今詩薄誕諸文多在句首恐不可以爲閒則亦有說以解之說文哉言之閒也小徐以遠哉遙遙君子哉若人爲證其實文辭哉字用於句末者爲多蓋句中者謂之閒句末者亦謂之閒上句之末卽接下句之首哉之在句末者爲閒薄誕之在句首者獨不可爲閒乎爾雅又云閒代也閒代猶閒歇前言已終後言復始閒歇之頃助以語辭知不必盡在句中矣因尊說連類及此敢還質之以爲何如泌邱一條據中郎之舊篇訂稚讓之誤字大佳王雪山云泌在南陽泌陽縣今考漢書

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春秋作泚皆不作泌水經觀水篇注又云有泌水出無陰縣旱山然亦未嘗引詩王氏之言始末可信終南傳條栢也尊說謂爾雅栢條卽栢條之異文故傳知條卽爲栢以說文引詩右抽作右栢證由留古字通用且斥郭景純以栢爲栢栢之非可謂諦矣承琪則謂毛傳條栢也者非訓條爲栢謂條卽栢字之假借攸聲音聲古音同部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廣韻條或爲帽皆是毛公必以條爲栢借而非卽栢條者自以栢栢非終南所產未可賦上林而言盧橘夏熟耳叔然注爾雅於栢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

謂深通毛義若郭氏柚條之注則操橙證柚原本說文似
未可以條有同稱遂合二科爲一也來示以疑未能定自
視飲然淺瞽之見知復無當惟足下更進教之幸甚

與張阮林孝廉書

昨讀尊著大別考力申漢志大別在安豐及水經注巴水
決水出大別之說又以今河南商城湖北麻城二縣接境
之長嶺松子虎頭諸關當左傳大隧直轅冥阨竝訂洪穉
存編修以漢東三隘在信陽州及柏舉在黃隨左右之非
其言可謂信而有徵矣承琪猶有進者竊疑大別當在今
商城西南東去霍邱縣不止九十里柏舉當在今麻城縣
西而非麻城縣東六十里之龜頭山何也漢書地理志安
豐縣禹貢大別山在南水經注安豐故城今邊城郡治也
考邊城郡隋改爲期思縣

隋志云陳置邊城郡今據
鄭注已有則當不始于陳章懷

後漢書注期思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樂史太平寰宇記廢期思縣在霍邱縣西一百八十里隋志期思縣有大別山合之漢志大別在安豐西南然則大別東去霍邱不止九十里明矣梁劉昭注郡國志廬江郡安豐引左傳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杜預注縣南有雞備亭水經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北過安豐縣東注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東案今雞備亭在河南固始縣東是則安豐雩婁正當今固始商城二縣地大別在其南則當在麻城西南商城之左右水經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

案今商城西南有分水嶺卽善長所謂大別山一名分水山者也定四年左傳云吳人舍舟于淮汭杜注乘舟自淮來過蔡而舍之此蓋因與蔡會兵之故自必由霍邱之北新蔡之南取道光州固始閒而出于商城以南之隘道下文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夫曰夾漢則必已出隘而至漢東如墨子所云出于冥隘之徑矣故司馬戍欲毀吳舟還塞三隘而擊其後城口與三隘爲一地史皇又云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蓋自北來謂之入旣度隘則謂之出要之吳旣出隘必當西趨而斷非東走大別必在三隘之西南吳師出隘就平已屯于大別之側故子常濟漢而陳

卽轉戰于二別之間若大別在霍邱西九十里則在今麻
城縣東尙入九十里而謂吳師猶在其下則是楚師沿流
方切投鞭之懼吳師出隘遽成反旆之行有是理乎尊著
謂吳師自淮汭西南沿大別逕柏舉入大隧直轅冥阨始
能與楚夾漢此語微誤吳師旣過大別柏舉而與楚夾漢
矣楚師何由復與戰于大別柏舉也若柏舉又在大別之
西楚師三戰三北而後陳于柏舉則柏舉更不當在今麻
城縣東考水經雖以舉水出龜頭山未嘗言龜頭山卽柏
舉也其云舉水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今麻城縣
梁置定州
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垂山在今
光州南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

東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縣西

齊安故城在今黃岡縣西北

又東南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

赤亭故城在今麻城縣西

又分爲二水

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州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

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汨水或作舉疑

卽此也據此則善長乃以舉口之名指言水遠非以龜頭

之號妄附山椒合諸高誘楚南之目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柏舉楚南鄙

京

璠漢東之稱方隅默符灼然可識蓋舉水發源麻城東北

西南流至黃岡縣入江然則柏舉當在今黃岡黃陂二縣

之間楚人三戰皆敗由今商城麻城漸退而西南以至于

柏舉及柏舉大敗子常奔史皇亦然後更退而西由今孝

感雲夢以至于潁口傳所謂吳從楚師及清發也若以龜頭山爲卽柏舉則吳師出商城以南諸隘道當已至于柏舉之下子常何以從二別轉戰而後至于柏舉邪此則始于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謂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春秋柏舉卽此地後人復以相近有柏子山遂附會爲柏舉

見名勝志

其實皆非也尊箸云吳自淮汭西

南至于大別又西南則必由今之商城南至于柏舉又西南趨漢則必由今商城之東南逕長嶺松子諸關出于麻城東北之隘後又云柏舉在麻城東則必出于今之陰山虎頭諸隘道乃能達于龜頭山下前後語似矛盾是亦泥

于以龜頭山爲柏舉之說不知墨子所謂出于冥隘之逕
戰于柏舉者謂出隘而西非出隘而反東行也承珙因反
覆尊箸有不能瞭然于心者故敢貢其所疑祈更有以教
之

再與張阮林書

阮林大弟足下開歲鹿鹿未獲一晤起居伏惟佳勝大箸
已細讀數過原藁謹繳上儀禮闌而闕外說申鄭注以匡
說文轡說據劉芳以明毛傳此二篇最佳釋韎韐謂茅蒐
之茅與韎爲雙聲蒐舊聲類得出入承珙謂爾雅茹蘆茅
蒐皆疊韻韎爲茅蒐二字合聲茅讀爲賈春秋茅戎公穀
作賈戎茅蒐二字合聲稍轉卽成韎故韋昭云急疾呼茅
蒐成韎矣補注漢書數十條足爲班氏功臣其陸賈傳拜
賈爲大中大夫而楚漢春秋賈自稱趙中大夫足下因謂
賈以高帝文帝時先後說趙佗得爲大中大夫故自署曰

趙竊恐無此稱謂然別無他證亦未敢遽定也大別考前承復書仍以大別必當在霍邱西九十里又不信水經注以舉口爲柏舉之說承珙覆取左傳讀之於尊說終不能無疑焉司馬戍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史皇曰若司馬塞城口而入此皆自後擊吳師然則吳師自當由城口而來其時必已至三隘之西南然後與楚夾漢若大別柏舉皆在三隘之東楚師斷無由越之而東與戰于其地也至墨子所云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者此奔爲奔赴之奔吳師自淮汭來西南趨漢約計在三百里內其曰出于冥阨之徑正左傳所謂與楚夾漢時

矣足下謂子常濟漢轉戰吳復舍漢出諸隘奔于三百里外而次于大別之東則是以奔爲退奔矣吳師無故退奔有是理乎是亦無解於左傳夾漢之言在大別轉戰之先故爲此舍漢而退屯大別之說恐於古無所據也注林當在冥阨之東北其地已無可考足下據水經注灌水出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之說謂灌或作注考水經此條蓋以灌水爲卽淮水漢書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是也善長又引褚先生說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史記龜策刻傳江灌作江淮俗本水經淮水又譌爲注水耳似未可據此釋墨子注林也承璚非欲必申

已說亦來書所謂反覆商榷必求底于至是之意爾順問
近安餘容晤悉不具

三與張阮林書

昨又奉書仍以大別當在三隘之東不信僕所解墨子之說又廣設四疑以開論難既聞命矣僕讀書疏略性復嫻情不欲逞其辨似可默爾而息已然以足下實事求是非一意護前者比若竟憊置之轉非所以待良友故復取所疑四事一一剖析之幸畱意焉來示云淮汭至漢已九百里墨子云三百里故疑不合案墨子云三百里而舍者謂車馳卒奔如史傳所云一日夜馳若干里非古人師行三十里之常法其下注林冥隄則又在三百里外非謂淮汭至漢僅三百里也此無可疑者一也來示又云若自淮汭

入三隘而西墨氏當云入于冥阨如傳云司馬塞城口而入于文乃順不知既爲隘道則出彼入此原可通稱司馬由淮汭而來將斷吳師之後必由三隘故謂之入吳師既度隘而西則謂之出如左傳申鮮虞行及弇中將舍

杜注弇中

狹

道其下云駕而行出弇中與此出字正同左傳墨子一指

隘之東北一指隘之西南文義各殊實不相背此無可疑者二也且大別柏舉皆在三隘而不在三隘之內故墨氏必先云出于冥阨而後云戰于柏舉吳師出隘而西子常濟漢而東正相遇于大別柏舉之間其所以敗者不待司馬塞城口之兵夾攻其後而遽與吳戰故吳人無反顧之

憂得以并力破楚耳此無可疑者三也來示又云班鄭司馬桑京諸儒皆云在安豐西南卽隋志云期思者亦隋改安豐爲期思此言甚當而以寰宇記所云廢期思縣在霍邱西一百八十里者爲漢之期思而非隋之期思則非也案樂史明云廢期思縣陳置邊城郡隋開皇三年郡廢爲期思縣此與隋志期思縣注正合而水經注又以安豐故城爲邊城郡治故僕前書據此數徵以隋之期思卽陳之邊城而邊城又卽漢之安豐大別在其西南因斷以爲大別在今商城之西南耳此無可疑者四也至尊書云隋期思與漢期思異地誠是而謂僕據隋志云云是以漢之期

思爲隋期思則僕但以隋之期思當漢安豐未嘗以隋之期思當漢期思也漢期思自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與樂史所稱廢期思縣在霍邱縣西一百八十里者不同故樂史云此城蓋移弋陽期思之名於此置也晉宋二志俱載期思縣於弋陽郡下者自是漢之舊縣固始西北卽商城西北爲漢期思縣地商城則漢雩婁縣地故淮南子云築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隋志謂殷城舊曰包信者包信乃宋僑置卽在雩婁界內舊唐志以爲本漢期思地者誤也

寄姚姬傳先生書

姬傳先生閤下南北睽隔就正無由昨晤陳碩士編修以
先生札見示始知編修曾以拙著毛詩後箋中數事錄呈
左右猥蒙先生許可有真讀書人之目且感且慙又云說
經者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大難旨哉言乎甘苦之味
非深嘗者不能道也竊謂說經之法義理非訓詁則不明
訓詁非義理則不當故義理必求其是而訓詁則宜求其
古義理之是者無古今一也如其不安則雖古訓猶宜擇
焉每見著述家所造不一類有數端或摭摭細碎非閎意
渺旨之所存或務爲新奇可喜之論求勝於前人而不必

規於不易或貴遐而賤邇擇其最古者而堅持之徇過遂
非悍然不顧三者於義皆無當也伏讀先生經說縣解冥
悟得諸自然時復援据動出意表雖多撮舉最凡而大含
細入融會貫通非僅如尊札所云數條之善足補前賢所
未逮者卽如關雎一詩毛傳實以淑女指后妃而孔疏必
欲強毛以同鄭先生之說明辨哲矣至傳云窈窕幽閒也
又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貞專之訓同于薜君幽閒之稱
蓋言容德自屈原李斯杜欽劉酺班固邊讓諸所稱窈窕
者大抵原本毛公竝不以爲居處深宮之說增自鄭箋而
孔疏亦傳之毛傳誤矣尊說又據無逸有受命中身之語

大明有初載作合之文因以大姒來嬪文王年蓋五十謹
案許白雲已有此說明鄒忠嗣遂以大明之續女維莘爲
繼室此雖未敢質言然如文王初載毛訓爲識疏謂幼小
始有知識因據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以爲大姒少
於文王一二歲則僅年十一二而生子矣若文定厥祥疏
旣引孫毓之言以爲有理而又曲伸箋說以爲此詩歌之
大雅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遷就之詞何所不可
案白虎通嫁娶篇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
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没已躬命之
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白虎通多用魯詩此當亦魯詩

之說然則初載當爲文王卽位之初年漢人已有此說矣
若造舟爲梁傳箋未明何水嚴華谷以爲渡渭陳長發則
謂岐周與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
是先生又謂造舟當在洛上竊意川流迂曲循舛者亦非
可盡徑直而行況自周至莘約六七百里中間豈無山陵
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勢亦有之
況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卽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
不復言若洛水經文所無此則淺學所未敢遽信也外附
拙文二首儻不棄而更進教之幸甚幸甚

復家竹邨孝廉燕寢室南無戶書

承璫白竹邨足下前承示燕寢東房西室考披讀數過皆詳確不可易所據斯千箋謂天子燕寢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瑟菴侍郎雖疑箋未嘗明指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然箋云異於一房者之室戶正承上文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而言則一房非諸侯以下而何此似無可疑者惟足下解西南其戶云諸侯以下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之室在中

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

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此則承珙不能無疑焉蓋凡東西相較必同向而後可未聞以東向者與南向者相較爲東西也詩疏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故面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此疏所言東房西室雖誤牽於正寢之制而此數語似於箋義頗合大戴禮保傅篇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盧注宴室亦曰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觀此則孔穎達天子燕寢室戶正中之說似有所本天子燕寢室戶南向而正中較之一房者之室戶南向而偏東者自爲而南

其戶矣如此解箋亦無窒礙可不必別求新義也足下又謂士昏禮同牢合卺及設衽皆成昏于燕寢之禮當矣而必以經云主人出下卽云主人說服于房無入房之文下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遂謂房與室有戶相通出者由室出房入者由房入室則室爲東向閉戶而室之南無戶此則承珙亦終不敢以爲然者何也儀禮經文云主人出婦復位未見其必出而在房也其下尙有徹饌一節而後云主人說服于房旣云于房則入字可省似不得因此處無入房之文遂決上文之出爲由室而出于房也鄙意古人之室必有南向之戶燕寢正寢皆然夏小正云漢案戶

傳云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此尙不知其所指者爲何寢也足下謂成昏在燕寢矣綢繆之詩非言昏姻者乎其卒章曰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傳云參星正月中直戶也毛公既舉婚姻之正禮則今夕何夕自指初昏之夕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記初昏時所見而云在戶非燕寢室戶南向之明證乎卽以士昏禮明之經文三醕之後云贊洗爵酌于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此蓋贊者自酢故酌於外尊入者入室也入而云戶西則戶爲南向明矣足下又據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于側室妻抱子出自房以爲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

以爲室南無戶必由房乃得至堂之證此亦未見爲必然
古制房中半以北爲北堂詩言樹之背傳云背北堂也疏
引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以
爲北堂者婦人所常處則此見子之時或者妻本在北堂
故出自房何以知其必由室而出于房也若泥于出自之
文則儀禮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出自東房豈亦
由室而出乎至于室有南向戶之外或別有東面向戶則
謂之側戶襄公二十有五年左傳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
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此室有側戶之明證鄙意不獨
燕寢爲然卽正寢之室當亦有之但經文不備耳此時未

暇博攷姑就所見質之以足下虛懷善下前偶舉晁錯傳
一堂二內語已蒙采入故復貢其所疑希畱意焉

按此及後篇俱嘉慶癸酉歲余撰燕寢考時君與余往
復辨論之作也余荅書亦刻拙箸文鈔中存以俟通人
考定焉培輦識

再復竹邨書

前兩辱復書力申大箸燕寢室南無戶之說反覆讀之終不足以解僕之惑而堅其信何也以足下所引徵者仍未見其必然而不可易也請就鄙見所及還爲足下陳之足下所最據者士昏禮內則及尙書大傳三書耳尊據書傳云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然後入御于君又云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則燕寢之制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由房入室爲確不可易且以傳云后夫人者蓋連文言之其實專爲諸侯之制觀下言君及單言夫人可見承珙案古者后夫人進御皆于君所居之室往來皆當

自北階則房中其所必由故云至於房中又云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似未可遂以此爲房室相通室南無戶之證也列女傳云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此則天子之寢足下所謂室南有戶者矣何以不云不出室而亦云不出房邪其下又引禮后夫人進御之法與書傳略同然又云后夫人鳴佩而去未嘗單言夫人亦未可以書傳少一后字遂決爲諸侯之制也尊說又據內則妻抱子出自房僕前書謂出自之文可不必泥今來書仍執前說謂儀禮經文凡實從房出者皆云出房無有云出自房者士冠禮之將冠者士昏禮之贊者本在房中故云出房內則之妻

抱子本在室中而由于房以出故云出自房承珙謂如此說經近于時文家挑剔字面之法本無可辨以足下持之斷斷故又有不得不言者僕前書謂鄉飲酒鄉射記之薦出自左房出自東房者其文與內則出自房一例足下則謂此皆本不在房中而饌具于房中以出案鄉飲酒之饌出自左房注云房饌陳處也疏云陳之左房至薦時乃出之然則此饌蓋自羹定速賓以前陳于房中久矣足下必欲究其由來以爲本不在房中則將冠者及贊者抑豈生而在房中者乎且公食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注云筵本在房宰夫敷之又何以稱焉來書又謂士昏禮主人說

服于房是主人在房也下云主人入何以又無出房之文
鄭注亦但云入者從房還入室而不云從房出還入室故
決爲室南無戶之制承琪請卽以儀禮解之特牲饋食禮
云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與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媵
受之文無異也豈得因無入房之文而謂主人之出爲出
而在房乎且其下卽云筵祝南面注云主人自房還時與
昏禮注從房還入室之文無異也鄭君何以不言從房出
還入室乎至昏禮贊洗爵酌於戶外尊句入句戶西北面
奠爵拜句經文自當如此斷句足下以戶西二字不便已
說遂欲斷入戶爲句又據張氏儀禮句讀刻本偶誤而謂

前人多如此讀所稱前人者果何人歟來書云戶外尊既爲房戶則入戶之戶當亦是房戶此不然贊者既酌而入既入而拜皆室中事非房中事也經文凡單言戶者皆指室戶若房戶必連房爲文此酌于戶外尊獨不連房爲文者以上尊于房戶之東既有明文矣故酌于戶外尊不言房而可知其爲房戶則拜於戶西不言室而亦可知其爲室戶何也以荅拜者皆在室不在房也足下謂經文兩戶字緊相承接不應一戶而岐爲二無論酌于戶外尊之戶敖繼公疑爲衍字李如圭集釋本刪去卽如尊說則必先入房戶後入室戶而經文入下止有一戶字又豈應二戶

而混爲一乎至媵侍于戶外亦當指室戶足下謂宋楊氏復作圖以此爲房戶僕所見禮節圖乃作室戶不識足下所據者何本也且經文贊洗爵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醕婦亦如之疏云贊荅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其下文云贊以肝從卒爵皆拜贊荅拜疏云贊荅拜者獻主處也謂戶內北面獻主人處以至再醕皆然是每醕主人贊當有兩次荅拜醕婦亦兩次荅拜合三醕當十二拜皆於戶內北面若至自酢時忽轉而爲西北面之拜則注疏豈容略而不言可見鄭賈皆以自酢時戶西北面之拜與上文戶內北面之拜同耳此未可強離經文以就已說者也又考

唐開元禮有親王納妃禮

一品以下至庶人附

節次多依士昏禮爲

之其同牢篇云王導妃入于室卽席東面妃卽對席西面

三飯卒食贊者洗爵于房酌于室內之罇詣饌南北面

一品

以下戶西北面

以醕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再拜及三

醕之後贊者降東階洗爵升酌于戶外尊入詣于饌南北

面跪奠爵

一品以下戶西北面

興再拜此可見唐以前人讀儀禮此

文無以入戶斷句西北面連讀者足下謂前人斷西字屬

下讀確有精義是厚誣古人矣大箸援據詳贍獨此條不

槩於心以足下通人非護前矜已者比故復陳其愚惟終

教之幸甚

考儀禮室中之拜以西面爲敬者此惟廟祭則然然亦止主人主婦爲然耳若特牲士禮則主婦亞獻亦北面拜送其他如特牲主人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又嗣舉奠北面再拜稽首少牢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又主婦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又賓長獻戶戶西北面北面拜送爵有司徹不償尸之禮賓長獻戶戶西北面荅拜蓋廟祭於室中主人多西面者緣神位東向餘人則多以北面爲敬此嘉禮室中之事當與廟異壻席雖在奧斷無以神道事之之禮故贊惟告具時西面

見鄭注

而三醕一酢則皆北面所以然者緣壻席婦席旣東西

相向故惟北面可以相統其北面也非由于婦拜南面而相嚮則亦不嫌于夫席東面而相背也且酢之爲言報也凡受獻者酌酒相報謂之酢其有不待報而自酢者爲例有二一則尊者既獻卑者之後知其欲報而不敢故自酢以達其意如特牲禮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有司徹獻長賓衆賓畢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注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是也一則卑者既獻尊者之後不敢待尊者之報而酌以自酢如燕禮主人獻公畢洗升酌膳酒以酢于阼階下有司徹不償尸之禮賓致

爵于主人賓北面荅拜又賓自酢戶西北面拜是也此贊者自酢正卑者之事與賓自醋同彼致爵與自酢皆在室中北面拜不易位此酌與酢亦斷無易位而拜之事況贊者方不敢當主人之報而酌以自酢則正當仍其酌時北面之位何以忽轉爲西北面之拜儼然示與主人相向爲禮乎此必不然之事也前說已明因紙有餘幅又附及之

與洪樸堂明經書

樸堂十三兄足下承示夏小正疏義盥讀再過疏通證明
出人意表中如鞠則見之爲虛南門見之爲東井一則在
本之非無中氣辰繫于日之主言天體菽糜隕角之再見
於經種黍樹麥之退入於傳當依指於未申案戶見於南
北皆能通觀象之本原識授時之微意他如公田猶夫帝
藉煮祭所以開冰發孚之爲發采柔禪之爲哂單取茶爲
薦蔣之備衣瓜乃用巾之稱黑烏浴爲餽之譌元雉入爲
云之誤此則援据多本正經訓詁一依古義洵可以集諸
家之大成爲後來之定本焉承琪於此未能究心竊就尊

書物通其意如鞠為窮訓

爾正鞠窮也

虛有耗名

左傳元枵虛中也枵耗名

也公田之義同于公桑

公田即藉田禮記必有公桑蠶室又云桑于公桑公桑猶公田也

舍采之文本於服采

鄭司農注周禮引或說舍采謂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案士冠禮將

冠者采衣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古者人君卿大夫之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當服采之時故舍采謂解釋盛

服義或然也

堇有旱芹之號

榮堇之堇謂當作芹案唐本草注云堇菜野生葉似葢華紫色李時

珍綱目云此旱芹也然則堇亦名芹不煩改讀

桑如楓櫟之稱櫟桑讀如楓櫟櫟之櫟說文云楓木

厚葉弱枝善搖一名聶聶又云桑木葉搖白也案四民月令引農家諺云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為耕候二

月桑葉初生枝弱搖白即以紀時故云攝而記之急桑也

山不必樊而園無不樊故者

字宜衍

二月園有韭傳云園也者園之燕也四月園有見杏傳云園者山之燕者也集賢本園之燕也燕下

有者字非也

為鼠不言化而為鴛言化故則文不增

三月田鼠化為鴛傳

云變而之善也蓋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案蓋其辭謂鼠爲鴛兼言化不盡其辭謂鴛爲鼠不言化或謂傳云盡其辭者皆釋則字經文當作則化爲鴛者非相連來降燕乃睇傳云百鳥皆曰巢突穴案小爾雅鳥之窠樹上曰巢此突穴與窠同義百鳥蓋井及雞雉之類故以巢突穴連文爲句取字屬下讀取與之室何也者謂何所取而獨與燕以室名也莊氏述祖謂突穴取三字當在上昆小蟲傳不言取之下非是卵蒜不產於冀井故以納爲義十有二月納卵蒜案卵蒜卽大蒜也爾雅翼云今井州無大蒜朝歌取種一歲之後還成百子蒜其辦粗細正與條中子同夏時井州合於冀州是卵蒜非國都所產故取而納之於君納當讀爲九江納錫此類瑣瑣無當大方其餘各條疏於別紙或有大龜之納

同異伏希鑒裁

附復洪樞堂夏小正補義

雁北向傳云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

而後如之則鴻雁也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

謂之南鄉記鴻雁之遰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

正之遰者也案爾雅釋言茹度也茹與如同此謂遰者

高飛度之而知其爲鴻雁所謂以自治者也又云記鴻雁

之遰而不記其鄉者蓋據作小正者言之小正一代之典

當以京師爲本夏都安邑在北山海經雁門山雁出其閒

亦在北雁北謂之鄉者作小正者言其於我乎嚮也禮記疏云

南不言鄉者北來爲鄉南往卽爲背自我之彼則謂

也之遰故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言鴻之遰不必當作

小正者之所在而遷故不謂之南鄉也

傳崧卿本遷者也
遷下有必字衍

農率均田傳云均田者始除田也

案小雅信南山昫昫

原隰毛傳云昫昫墾辟貌墾辟與除義同周禮均人注引作營營原隰昫營竝卽均字說文均平徧也从土从勻除田者正所以令平徧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傳云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養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善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羔羊腹時也 案助如字讀亦通 蔡德晉曰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母乳則羔母得自養矣

故曰助厥母粥承琪案爾雅翼云羊之類易繁一歲之間母既生子子復生孫孫又復生子號爲一歲三生據此則此俊羔謂去歲所生之羔今已大而生子既養其子并能助養其母所生之子故曰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羊善養者說文養从食羊聲疑亦兼取羊善養義也又案齊民要術稱正月生羔爲上種十一月十二月生者次之母既含重膚軀充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卽得春草是以極佳據此則此俊羔斷乳之時春草方生自然肥美可以供祭故云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其云與羔羊腹時也者言此羔離母羊之腹正得其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 月令正義云千舞稱萬者何休公羊注
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葢殷湯亦以萬
人得天下此夏小正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承琪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
將銘菟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
天用弗式此可爲夏用萬舞之證也

朱縈 案左傳隱三年正義引陸璣詩疏云縈一名游胡
北海人謂之劬勃故大戴夏小正傳曰縈游胡游胡劬勃
也承琪案小正之有傳名始見於此此所引傳文自屬可
據傳崧卿本脫縈劬勃也四字非是今大戴本縈萬勃也

萬乃方字之譌蓋古本旁省作方俗書萬亦作万與方形近易譌傳寫因又作萬水經汝水注萬城或作方城誤與此同廣雅云繁母旁勃也卽本小正此文

采識傳云識草也 金履祥以識爲卽爾雅之藏黃蔕郭氏彼注云藏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顏氏家訓云禮云苦菜秀易統通卦驗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注爾雅此乃藏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家以此當苦菜亦大誤也承珙案顏氏

雖以龍葵非卽苦菜其實藏名黃蔭蔕與茶通爾雅茶苦
菜黃蔕亦苦菜之一種王昶素問注引月令苦菜秀作吳
葵華亦是以龍葵當苦菜小正之識卽月令之苦菜惟苦
菜秀於孟夏故三月尙可采至四月則抽莖作華不可食
矣小正以采識紀候者當亦如周制鉶芼用苦爲和故記
之若苦蕒菜正爾雅之茶苦菜嘉祐本草云苦蕒蠶出時
切不可折取令蛾子青爛據此則三月正當妾子始蠶之
時小正之所采非此明矣

拂桐芭傳云或曰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案拂與弗同
說文弗橋也从丿从彡从韋省故凡拂戾拂鬱皆取拂義

此云桐芭始生拂拂然者狀桐華難放之貌如說文云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蔡邕月令章句云桐木之後華者也穉之故曰始易緯稽覽圖云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齊民要術云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據此桐花冬已結盡至明年三月乃放足見其花之難故云貌拂拂然也唐蛭鳴傳云唐蛭鳴者匱也說文鼃匱鼃也讀若朝楊雄說匱鼃蟲名杜林以爲鼃且非是承珙案匱鼃卽蟬蛭也說文無蟬字但當作匱鼃與蛭通列子黃帝篇見痾僂者承蛭殷敬順釋文云蛭一本作鼃是也

元校傳云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

傳本作綠誤

色然婦人未

嫁者服之

案玉藻麤裘青豸衷絞衣以裼之鄭注絞蒼

黃之色也說文綠帛青黃色也然則絞色近綠矣此校與

絞通故云校也者若綠色然小正以紀候者蓋謂元校二

色於時可染豳風載元載黃在八月今時染綠者亦必待

八九月風露冷時始可染也傳又云婦人未嫁者服之者

鄭風縞衣綦巾毛傳綦巾蒼艾色女服也說文縞帛蒼艾

色从糸舛聲詩曰縞衣縉巾未嫁女所服案蒼艾亦近綠

色此可爲婦人未嫁者服校之證

鹿人從傳云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

率之也 案小者謂鹿子也曲禮春田士不取麋卵月令

孟春毋麋毋卵是鹿以春時乳養至秋已成周官庖人秋

行犢麋注云犢與麋物成而充傳言此時小鹿能從大鹿

之所爲有人道焉故曰人從其從之也則大者於外使小

者效之放讀如檀弓吾將安放之放放者法也依也率之

者循之也埤雅云字統曰鹿性善警分背而會以備人物

之害蓋鹿羣善走者分背而會會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

外向以防物之害已卽此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之義也

榮鞠傳云鞠草也榮鞠而樹麥時之急也 案宗懔荆楚

歲時記云夏至日取鞠爲灰以止小麥蠹是菊與麥氣有

相通故經言榮鞠而傳卽以樹麥申成之也

嗇人不從傳云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案嗇人卽嗇夫春秋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嗇夫馳覲禮嗇夫承命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甘誓有六卿則夏時嗇夫或亦屬司空司空主平水土至十一月萬物閉塞土功不興故曰嗇人不從國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正謂至十一月水土之功已畢嗇夫不當有事月令仲冬之月命有司曰土事無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亦其候也

與潘芸閣編修書

芸閣先生足下承咏小爾雅駁議三篇勿勿涉旬未獲報命昨復枉過失迺爲罪小爾雅僕向曾爲之疏證在家玉鐫之前此書自由綴輯而成非漢志原本然其中古義古訓尙有存者卽如廣名篇請天子命云云尙書正義引鄭志荅趙商問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據此則請命之禮其來甚古不見他書而獨見于此金縢周公曰未可以賊我先生東晉孔傳訓賊爲近卽本此書則雖係綴

輯而成非無裨于經義若以爲王肅僞造則難鄭者之所爲不應又合於鄭志也大箸駁議原本正經持論甚正其中
有因此書而并訾及鄭氏禮注者則僕猶有說焉儀禮聘禮釋幣制元纁束鄭引朝貢禮制丈八尺旣夕禮贈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又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狶案朝貢巡守諸禮在儀禮古文三十九篇之內未可厚非鄭說經詳慎專引逸禮以釋制義當非苟然賈疏謂禮幣用制取儉易其其義淺陋近時惠氏禮說云丈八尺曰制禮神之幣皆然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十制六元四纁五兩三元二纁鬼神之道陰

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康成云凡爲神之衣服必沽而小故制幣曲禮曰量幣云云似爲得之未審尊意以爲然否士喪禮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釋文云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以滿手曰溢尊說謂寢苦枕由晝夜哭豈能朝夕食二升餘米之粥故以鄭義爲疏王肅等說較勝今案古量甚小閻百詩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沈果堂云漢量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考舜典疏云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當一茲據閻沈所言則今之斗秤於古五而當一二十兩曰溢五分之一則四兩耳是古所謂一升者當今

二合鄭氏與王劉諸人之說似不甚懸殊未可執彼以非此況準廩人下年人二鬴推之則一人日食米四升二合有餘已爲下歲之食今喪禮食粥日僅二升止及下年之半正所謂不能人二鬴者札喪從凶荒之食不必以居喪飽食爲嫌也他如四尺曰仞說文仞申臂一尋八尺此語疑有脫誤似當云仞伸臂四尺倍之一尋八尺故鄭下云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淮南天文訓音以八相生人脩八尺尋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此亦今本脫誤人脩八尺倍之則丈六尺非其誣矣一切經音義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此雖不見仞名然古度似本有四尺

之仞仞之度出于伸臂尋之數生于倍仞但未可用以解
匠人之仞耳斂二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尊說謂左傳豆區
釜鍾文相連聘禮記斂秉文相連無容中閒忽參以瓦器
之缶今案莊子云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則亦以缶
鍾連文陸氏釋文以缶鍾爲垂鍾非也至於緩錡之解古
文今文兩家本殊斷難畫一漢儒說經各有師承且有一
人之注而彼此不相合者鄭氏注禮箋詩是其明證蓋羣
書錯出固有難以齊同者僕雖曾治小爾雅未嘗曲爲回
護謹就尊說略識所聞祈更有以進之

與潘芸閣書

雪窗無事與讀大箸魏晉諸經立博士考沿波討源致爲
詳核朱竹垞經義攷立學一門有錄無書足下更加討論
上溯兩漢下括六朝以補其闕豈非快事晉荀崧於元帝
時上書世祖武皇帝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
訓賈馬服鄭杜孔王何顏尹之徒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
人此所言孔究不知何指尊說謂偽孔傳出於東晉疑此
是以鄭注尙書傳自孔辟故謂之孔承璚案偽孔傳雖出
於東晉其實西晉時早已有之王西莊但據郭璞注爾雅
引太甲中篇及孔傳大四尺爲契等以爲證而不知司馬

彪駁六宗議已云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專取其中以爲六宗可乎此所駁卽今孔傳六宗之解彪此議在武帝初年彼時僞孔傳已有其書矣但立學與否則未能臆斷耳至王肅撰著諸經雖成于魏而盛行必在于晉尊考謂晉初沿魏制十九博士之舊又有所增如荀崧所傳賈馬孔杜之流其所廢者大約王肅之學爲多此語似尙未諦南齊書劉瓛陸澄傳論云王肅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此正指西晉時肅書盛行揆之情事爲得其實不應立于魏而轉廢于晉也尊考又云元帝立易王氏是弼非肅此語未知所據齊

陸澄與王儉書云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元
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元遠
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案荀崧未上議以前已有周
易王氏陸澄所言捨輔嗣用康成者似謂當時鄭及王弼
易皆未立學及增置時乃舍王而取鄭耳則其先所本有
之周易王氏疑猶是王肅之易也惟澄書又言泰元孝武
帝年
立王肅易則又似太興本有之王氏易非王肅易此殊
疑不能明祈更考之晉書職官志國子博士江左初減爲
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十一人而
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此自因荀

崧所請而增置當時詔書但云穀梁不足立博士餘皆如
崧所奏則當是儀禮周易公羊三經合前九人爲十二人
職官志疑脫周易二字又誤十二爲十一耳又齊書陸澄
傳云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穀梁泰元舊有麋信
注此亦東晉所立出於初置九人之外者但其時博士不
復分掌五經無漢儒專門之學此經術所以日衰歟鄙見
所及敢竝質之大雅天寒惟珍重不具

與竹邨書

夏閒兩奉寸箋亮塵清覽江鄉橙黃橘綠秋色甚佳遙稔
文祺定增綏邕前承示里堂所撰汪孝嬰先生傳有云士
虞記沐浴不櫛鄭注今文曰沐浴是今文無不櫛二字此
說最直捷邵二雲則云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
浴則是鄭氏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
浴蓋傳寫誤衍爾承琪案櫛爲沐飾不爲浴設說文云櫛
梳比之總名也若古文元無沐字則不櫛二字更成贅旒
矣邵說洵不如汪說之當也因思鄭注於儀禮經文或從
今或從古疏雖云逐義強者從之卻有未能盡是者每欲

據本經文及他書爲儀禮古今文考以明之勿勿未就足
下熟于十七篇倘有心得祈不吝指示爲幸承珙雖終日
塵襟稍暇尚理故業偶有采獲但零星不足奉質耳

與郝蘭皋農部書

承琪頓首蘭皋先生足下辱視大箸晉宋書故淹雅詳贍誠足沾溉藝林最精者如策命一條以韓詩外傳太宗太史太祝授天子策證康王之誥爲注尙書者所未及塗步神一條以周禮族師鄭注蠲螟之酺證校人疏元冥之步元冥乃蠲螟二字之譌又引史記封禪書諸布以見酺步音義相近皆神之爲人物害者此則貫穿經史尤爲卓然其他亦多精核承琪竊有進者書內如宗稷一條謂六朝人多作宗稷不知何時更作宗社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鳴控絃於宗稷李善注宗宗社也引蔡邕獨斷曰天子

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據此則宗社舊有斯稱宗爲尊義後人以指宗廟社稷則誤耳又子卯一條謂鄭注言甲子乙卯宋書禮志云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與鄭說同甲乙子卯竝單舉一邊省文耳案昭九年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專以辰言似非單舉省文之意恐不如翼奉傳所言爲得也門生一條顧甯人日知錄已劇言之然前後漢書儒林傳諸所稱門生多係執經傳授之徒未可執一而論蓋至六朝乃更爲冗賤耳都督一條據宋志謂起於黃初二年案南齊書百官志云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

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據此則都督緣始與沈志異沈志又本何徐究未審孰是耳彭排一條謂晉宋以來史書多有案釋名釋兵云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則漢時已有此名矣又耽稍一條引宋志槩耽不得用孔雀白鷺知槩上有耽卽鄭風所謂二矛重英魯頌謂之朱英是古飾以朱後世或用孔鷺鷺雉也江夏王義恭傳作鷺者非案鄭風二矛重喬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孔疏謂如今之鷺毛稍釋文云喬雉名韓詩作鷺據鄭箋云以縣毛羽蓋從韓詩之義謂

以雉毛縣于矛上亦卽此槩昵也又塗步神一條宋書文
九王傳休若旣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
閒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塗
步郎雖未知馬步螻蛄與人鬼所由要其神爲人物災害
無疑承璫案周禮司巫祭祀則司巫其匪主及道布鄭注
道布者爲神所設巾據此疑塗步卽古之道布淮南子羿
除天下之害而歿爲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又凶門柏歷
一條云凶門柏歷未審何狀若如范堅云古有懸重形似
凶門則如今之引魂幡然所需費固無多何至晉成后薨
以大煩費停之又據孔琳之傳請罷凶門之式謂自大明

以後禁斷案凶門柏歷雖未的知形狀據通典云東晉安
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詔於西堂設蓐蘆神武門施凶
門柏歷宋書禮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兼司徒給
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閣此是
因陳設延袤故爲煩費如今之貴家大族治喪者以席爲
門庭戶牖陳設具備亦有費至千餘金及數百金者也又
案隋書禮志云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
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柏歷開皇初太常卿牛宏奏凶門豈
設重之禮請革茲俗弊詔可蓋至是始禁斷也又祕器一
條據宋志以祕器爲盛冰之器東園溫明卽藏冰之地案

漢書霍光傳光薨賜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服虔注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并蓋之又顏師古注佞幸傳引漢官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據此則祕器似非夷槃或者宋制卽以祕器盛冰則是漢宋同名而異用耳至師古以東園爲署名蓋作器之所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輜車朱壽器銀鏤黃金匣似晉之東園溫明猶仍漢署舊名非凌室也又北堂書鈔九十二引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則是當時本有儀注未可以晉書安平獻王等傳但言賜祕器而禮志不載遂謂有其

事而無其禮也以上數端不足爲塵壤涓流之益謹撫所知就正大雅當必有以教之